

一

假若世界上要有荒涼而遼闊的地方，那麼，這個地方，要不是那頂頂荒涼，頂頂遼闊的地方，但至少也是其中最出色的一個。

這是多麼空闊，多麼遼遠，多麼幽奧渺遠呵！多麼做快得怕人，多麼平鋪直敘，多麼寬闊無邊呵！比一牀白素的被單還要樸素得令人難過的大片草原呵！夜的鬼魅從這草原上飛過也要感到孤單難忍的。

多麼寂寥呵！比沙漠還要幽靜，比沙漠還要簡單。一支晨風，如它高興，準可從這一端吹到地平線的盡頭，不會在中途碰見一星兒的挫折的。倘若真的，在半途中，竟爾遭遇了小小的不幸，碰見了一塊翹然的突出物，擋住了它的去路。那準是一塊被犂頭掀起的淪

着黑色的血液的凝凝的泥土。

是的，在這塊大地上，如拋去泥土不提，這地上還有什麼可說的奇蹟呢，還有什麼可以令人篤信的證物呢，而且這土地到底還成了什麼土地了呢，這荒涼的草原，還怎能再向人誇耀它無比的荒涼呢？……想一想，這大地上，如沒有了泥土，這不盡的遼闊，又怎能會如現在這樣無壓足的鋪張出去這麼遠呢？……

如土色是可愛的顏色，那麼，這地方的一切的物質都是塗滿了青愛的顏色的。……泥土自然是土色囉，就是叢生在壕埃上的刺楸，那除非是土色，也不足說盡它那枝幹的荒涼的。

多麼奇異的植物啊！認為開花是多餘的事，展葉子也是奢侈的裝飾。所以，寒與把花兒，朵兒，葉兒，一古腦兒的都化作了尖銳而激憤的針刺，彎曲折的枝梢張出——以至使牛兒，羊兒的紅潤的小嘴巴，都遠遠的從它身上逃開。怔忡的，躊躇的，對着驚奇的荒野，

吐露着不能了解的哀鳴……

這個地方，因為被這荒涼的景色塗抹得太單純了，所以在居民的感情上也就感染到一種不可補救的偏枯。就拿那左近一帶的小屯子的名兒來說吧，在趣味上也真叫人感到過人的貧瘠：

刺榆溝，旱溝，白沙包，跑風坡，一慢坡，偏臉汀，一棵樹，土台子，芒牛哨，黑嘴子，紅土子，石虎子，大窪，大魚泡，蓮花泡，一百一棵樹，光頂山，老韃子溝，李大鞋林子，滿井，泉頭，二十八宿，半截尾巴，光甸，小壕……這一大串風乾魚片似的鏗鏘的命名。真是將這邊外的風光，揭發得一絲不苟透露澈底。也和此地特產的北風相似，吹到人的耳朵裏，祇管「鏗鏘鏘鏘」作響。

在春天，這地方是沒有梅花的，實在是沒有的。如有，那一片嬌嫩的梅花，也要從這光

禿禿的字面上給滑掉的。

總之，那舉凡一切溫柔的事物，都是與這個地方不大相宜的。而自會有一切眼亮的北風，清爽的小雪，在點綴這塞北的春光。

站在地頭上，極目的向四外一望，縱然是極無感情的傢伙，也會呼出下面這樣的句子的：

「多麼遙遠的春呵！伸出手來也不會觸着的春哪……」

遠遠的堆雪作出冷淡的樣子。烏鴉從天際的一個角上款款的飛，一切都是悲哀的，沉寂的，毫無聲息的。

而在這無春的三月裏，這裸露的三月裏，去鑑賞這草原地帶的誘人肢體，真是一幅出色的圖畫！

土台子是兩片猩紅的嘴唇，向天空大膽的送吻。白沙包是一雙漫漫的乳峯。跑風坡是那溫柔的滑膩一道。一慢坡可算得綢質的肚皮。蓮花泡是中心的磨臍……一百一棵

樹，隱滅的不是那聳入雲表的鐵背高山嗎？

這莊嚴的草原上，人工的筆觸，還不能塗抹去原始的洪荒。在這上面游行着的風，是比海上有着更多的自由的。白草沙沙的響着，單調的，破碎的，不安的隨着北風盡情的搖蕩……

北風逞着荒寒的挺勁，在青年的紅羅菠皮色的鼓掙掙的小胳膊上，寫出自信，要強和侮慢來。在老人的額角的縐紋上則醺滿了古銅色的金粉，狠狠畫出兩條不可調和的固執和粗魯的摺痕。

這是無須疑惑的。黑龍江的古諺說：有靠山的就有礦材的，有近海的就有拿魚的。有風就有浪，有樹就有涼的。關東的田地是荒涼的，所以在人的感情上，也就不由自主的會荒涼起來。

農夫有着和肩膀一樣寬的靈魂。有時會寂寞的不着邊際的哀傷着自己，有時又在

毫無意義的作了愉快的大笑。對着生人，也懷着磅薄的熱烈粗魯，父親對兒子樣密切的願望。對着自己的親人則反而像仇敵那樣疎遠着，因為他們不會在作態上表示感情，他們以為真實的感情是無須表現的，倘一表現便顯得瑣碎，卑下。年老的祖父，可以坐在篝火前和死去整整十年了的祖母，叨叨咕咕的談上一個夜晚。而白髮的外婆，在夢中，又會寂寞的「吹土」，第二天早起來對孫子嘮喀：

「唉，真是土埋半截了呢！」

這一切感情的活動和思維，也都和這草原一樣的荒涼而空闊。唉，真是令人受不了的空闊呵！倘若是一個外鄉人走到這裏，一定當真的要氣悶起來了吧。

然而這裏的感情是沒有裝飾的，如一個人在傷心，那麼，在他的胸膛裏，一定可以聽見心的一寸一寸的磔裂聲。如在哭泣，那滴落的水珠，也會透出一種顫動的金屬聲的。而且必然的全個靈魂都會激起一種沉鬱的回響。

他們的生活也是單純的，無比的單純。

單就房子一項來說吧，真是何等的一件原始的藝術！

有泥的地方，就用泥脫成。有砂的地方，就用砂打成。有石的地方，就用石砌成。有河淤土的地方，就用河淤土拍成……多麼可愛的直樸呵！

屋頂上，牢牢的鋪了一層秫楷。秫楷上鋪滿一層厚泥。厚泥上再灑一層厚鹽。鹽泥上再灑一層河淤土，河淤土上再抹一層「秧攪泥」——倘若這房子不會被風吹倒，便也要被房蓋給壓倒了吧？但是，這就叫作房蓋的呀，所謂房蓋就是這個樣的呵，不會比這個再多了一點，也不會比這個再少了一點什麼的。

至於屋裏，惟一可誇耀的擺設，就是那塊攘奪了半壁天下的「大炕」了。這炕也許是大穿腔，也許是對面炕，也許是一連廂……然而，是「大炕」是一律的。在這上，鋪上了一束穀草，攤開了一領秫楷蓆子，這就成全了一家人家。

條桌上吃飯，竈坑裏燒火，這不一切都解決了嗎？一身衣服，冬天填上棉花，夏天拆去

棉花，一年四季就這樣的過去了，冬暖夏涼，還需要什麼呢？

這就是他們的生活，他們在這草原之上，投擲着他們的童年，青春，老死和沉重的工作……他們就在這種單純的屋子裏交代過農民的一生。

北風起了，雪塊在雪爬犁底下發出苦悶的碎響，柳樹的枝條上都掛着「樹掛」，灰色的天在頭頂上扯過。人們便悄悄的躲在這泥土的屋子裏，拱起手來，在火盆前，燒着土豆，溫習着這北國特有的哀傷。

假如——

在春天來了的時候呢？……

二

我們姑且說，現在就是春天來了吧。

春天，這荒涼的北國，也並不比冬天會暖的。實在是，春天並不會比冬天多了些什麼。天空依然是乾燥的，晴朗的，靜止的，而且是那麼高遠，冷，冷，落落的帶着孤潔的蔚藍。大地上仍然保持着冬眠的狀態。白雪結成堅固的冰塊，將飽含着糞料的土壤凍實，格格生生的，一點兒溫柔的氣息都浮動不出。

沒有一絲煙，沒有一條綫，也沒有一片風箏，一切都是靜悄悄的。

好容易盼望到七九河開，於是又大大的捲起了沙風。

這個地方的風，也是奇異的，它是多麼自信，多麼橫暴呵！

它煽惑起地上盲目的黃砂，來打瞎了行人的眼睛。吹凍了人們的腮膀，耳朵，鼻尖。吹得「切斷了尾巴」的狗兒不安的前院後院的跑着。以至可憐的偷兒們，都找不到適宜的地方去躲藏。

風，像撒歡似的，使起野馬的性子，挾着黃土和灰塵跳躍，一聲呼嘯，平原變色了。……遠遠的田舍變成模糊，田野間淆混成迷離恍惚的一片。粗大的樹，連根兒拔出土皮來，掙

扎的搖擺兩下，又栽倒了。葺房的茅草捲逃了，主人悲哀的苦笑着。用一條繩子將石塊縛在兩端，掛在掀起的房脊上壓着。

在風起來的時候，人們不敢燒炕了，喉嚨眼（竈坑與火炕毗連之處）擋了兩次還抽的太厲害。

鄰家的老翁，伸出紅腫的鼻頭，在風裏吃力的嗅着，然後用拐棍打着地，粗啞的叫着：「喂，你家的煙囪煤了……」

風，這樣大的風，春乾秋爆，把柳樹上僅有的一點兒溼潤都給吹敗了。春就算白來一回，匆匆的過去。

什麼都沒有餘留。人們祇等着第一次的雨水到來，好散播種子，扶植起這一年裏應有的希望。

.....

朦朧裏，郝老爺從坑上爬起來，把手從窗戶伸到外面去試一試，東南風帶來香味的

溼氣，拂拂的吹來

「該下雨了嘞，再不下雨，天更不像個天了！」

他一面自己喃喃的抱怨着，一面悲哀的坐下來烤火。

遠遠依稀的傳過來大車飛奔的驚輪聲，隱隱的如同雷鳴……

他覺得非常的不適，下意識的想，莫非要死了吧？我好像聽見了什麼龐大的棕色的翅子，在半天空撲撲的作響，這是表示些什麼呢，難道我還不夠衰老嗎？

夜裏的夢，幻覺和真實都還在眼前出現。像一個黑色的浪花向他湧來，又忽的退走。然後，窺探着，戲笑着，又在他的四周激起了惡諛的浪花。

想起了一生孤苦的荒涼，他不由自主的恐懼起來，難道就這樣無端的死去了嗎？……在人類的幻想上，他都沒有過一分的擴張過自己的貪欲。除去應得的一點外，他從來未多取一粒土。而命運就不能分給他一分兒平靜，睡夢裏，也要使他担负着逃脫不掉的精神煩擾！

想着艾老爹比他在年紀上大了十來歲，在工作上也比他繁重十倍，但還是公牛一樣的苗壯，青年一樣的工作着，不由的使他自怨自艾，陷入嚴重的煩躁裏去。

他注視着一雙烤火的手掌，手背表皮已和燒焦了一樣的貼在乾枯的骨骼上，如同曬乾的魚片。他下意識的迷信的將手舉起來，對着火照着，便看見那五隻手指裏，祇是黃澄澄的，毫無血色……他悲哀的失望的嘆了一口沉重的氣息。頸子的青筋不由的一條一條的突立起來。

這老頭子的一生也和這大地一樣的哀涼的。

小時候，就死去了爹娘，懷着一顆孤苦的心，在村莊的盡頭無聲無響的漂蕩着。

太陽從鐵背山的東邊升起來，又從西邊落去，他一個人在蓮花泡旁邊沉默的徘徊

着。

老年的牧豬人從甸子上走過來，和鄉會很恭敬的說話：

「把這孩子交給我吧，讓他和我一齊看豬去吧，我會好好的看顧他的，把他和我自

己的兒子一樣待的。」

於是豬的命運便和他的命運發生聯接。他們成了很好的朋友，在甸子上有趣的玩着，吃着青草。天氣太暖了時，大肚子的豬，把土地拱出個窩兒，在那兒曬太陽。他會輕輕的給牠們搔癢。

日子流水樣的打付開去。有一天，終於老牧豬奴說了下面這樣的話：

「想不到我就該在這時候走了……唉！我祇指望把你拉扯成人，可是不成了。你就住在這湖邊的小房吧，它會替你遮風擋雨的。還有三口豬是我的，你賣兩口，留下一口，賣得錢，作一套衣服你穿……那房椽頭還有五塊老鷹洋，也就夠『發辦』我的了……給人家放豬，不要賺豬的口糧，不要欺負啞吧牲口……好好的幹吧，他們不會錯待你的……」

慈愛的聲音，還在他的耳畔迴繞，可是老人已經不在了。

老人死去，他就茫然的踏上了孤獨的道路。每天伴着黑色大耳朵的夥伴們，在大甸

子上折着狗尾草，編造各色各樣的小玩意兒來娛樂自己伶仃的淒苦的靈魂。

有時被清風吹得寂寞了，他也曾喚起了身世的哀感，脫口在榆樹底下幽幽的唱着：

小白菜兒，

地裏黃啊，

兩三歲時，死了娘啊——

跟着爹爹好好的過呵，

只怕爹爹娶後娘呵！

娶了後娘三年半哪，

生個弟弟比我強呵。

弟弟穿着綾羅緞呵，

我家穿的粗布裳呵！

弟弟吃飯我喝湯呵，

端起盤來淚汪汪啊！

想親娘呵，想親娘呵！

河裏開花河裏落懊啊，

我想親誰個知道呵！

想親娘呵，想親娘呵！

親娘想我一陣風，

我想親娘在夢中呵……

別的野孩子，也常常不喜歡他這種荒涼的憂鬱，便在他唱得起勁的時候，投擲過與這境意完全相反的一支惡毒的歌子，來作盡情的侮辱：

小豬官，

哭咧咧，

南邊打水是你爹。

你爹戴着紅綢帽，

你媽穿着鉤鉤鞋，

鉤鉤來，鉤鉤去，

你媽放個鉤鉤屁，

打得你爹生了氣，

誰聽你歌多喪氣，

誰想你媽好體惜！

.....

於是他就不唱了。

慢慢的他就長大了。同村的人都說張羅給他作點酒生意吧，也比放豬來頭大一點。於是就有一罇酒在這小屋子一提漏一提漏的往外賣了。豬爪尖，豬風扇，豬腦門，燈籠口條……也正好一一的給貪饞的客人下酒。這樣他就改了行道，在蓮花泡旁邊的小屋裏一個人賣酒。

逢到年成好的時候，村裏的閒散戶，也會狠了一下心把腰包解開。對着豬耳朵，膀蹄肉默默的選擇一下，用酒把口涎來沖淡了。坐下來大吃大喝起來，忘却辛勞，憂鬱和無底的煩愁。

張大鞋林子前天那場大雨時，劈死了兩丈長的蜈蚣的消息，也在半僵的舌頭底下翻弄出來了。七黑的媳婦要和他跳槽（女的向男的離婚）吳大邪火大敞口的要娶活人妻這種糾紛，又不復是一個單純的豬蹄子所可以解決的了，於是爭論就無間斷的繼續下去。村中點燈熬油向來是被認為浪費的，然而在這小酒店裏却有時也會混到半夜子時才想起熄燈的。

有一次也有人勸喻他說……年歲不小了，討個打裏的吧，給你縫縫聯聯的，有個病災的也好侍候侍候你……可是他祇是不響的推開酒杯，跑到湖邊坐了一個晚上……娶個媳婦嗎？這是不可能的，得供她吃，供她喝，晚上還得陪她說話兒。不然，她就會哭哭啼啼，使你也陪着她傷心……不如再買一口小母猪，到春天生了一窩崽兒……到秋天又